



柳文序

夔州刺史劉禹錫纂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
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
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
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
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
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
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
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
僑少檢獲誑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

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
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
泣遂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
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
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
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
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柳文序

終

柳文目錄

夔州刺史劉禹錫編

卷之一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

平淮夷雅二篇

鏡歌鼓吹曲

并序

矚民詩

貞符

并序

卷之二

賦

佩韋賦

瓶賦

牛賦

解崇賦

懲咎賦

夢歸賦

愈膏盲疾賦

閔生賦

囚山賦

卷之三

論

封建論

天爵論

時令論上下

辯侵伐論

四維論

守道論

斷刑論上下

六逆論

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桐葉封弟辯

辯文子

辯鬼谷子

辯亢倉子

駁復讎議

辯列子

論語辯二篇

辯晏子春秋

辯鶡冠子

卷之五

碑

箕子碑

柳州文宣王廟碑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湘源二妃廟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碑陰文

饒娥碑

南霽雲睢陽廟碑

卷之六

碑

曹溪大鑿禪師碑

南嶽雲峯和尚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碑陰記

龍安海禪師碑

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和尚碑

雲峯和尚塔銘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大明和尚碑

大明碑陰

卷之八

行狀

衡山中院律師塔銘

段太尉逸事狀

柳常侍行狀

陳給事行狀

卷之九

表銘碣誄

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

兵部郎中楊公墓碣

侍御史周公碣

衡州刺史呂公誄

戶部郎中魏公誌

永州刺史崔公誌

永州刺史崔公權厝誌

長安萬年裴令墓碣

卷之十

誌

安南都護張公誌 并序

邕州刺史李公誌 并序

貴州刺史鄧君誌 并序

桂管防禦副使呂公誌

嶺南經略副使馬君誌

柳州司馬孟公誌 連州司馬凌君權厝誌

嶺南鹽鐵院李侍御誌

卷之十一

誌碣誄

大理評事裴君誌 大理評事柳君誌

秘書郎姜君誌 校書郎獨孤君碣

襄陽丞趙君誌 溫縣主簿韓君誌 并序

張先生誌 虞鳴鶴誄 并序

裴處士誌 單季子誌

續榮澤尉崔君誌

卷之十二

墓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石背先友記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墓版文

弘農令府君石表辭

從弟宗直墓誌

卷之十三

墓誌

先夫人歸祔誌

伯祖妣李夫人墓誌

叔妣陸夫人遷祔誌

亡姑陳君夫人墓誌

亡姊崔君夫人墓誌蓋石文

亡姊裴君夫人墓誌

亡室弘農氏墓誌

下殤女子墓塋銘

小姪女墓塋銘

王侍郎母劉氏誌

薛君妻崔氏誌

韋夫人墳記

馬室女雷五葬誌

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賀者

杜兼對

天對楚詞天問散入篇內

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答問

起廢答

卷之十六

說

天說

朝日說

稽說

說車

復吳子松說

觀八駿圖說

鶻說

捕蛇說

乘桴說

謫龍說

罷說

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李赤傳

曹文洽韋道安傳

蝨蝨傳

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斬曲凡文

憎王孫文

辯伏神文

哀溺文

罵尸蟲文并序

宥蝮蛇文并序

逐畢方文并序

愬螭文

招海賈文

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弔屈原文

弔樂毅文

伊尹五就桀贊

梁丘據贊

霹靂琴引贊

尊勝幢贊并序

龍馬圖贊

戒懼箴

憂箴

師友箴并序

敵戒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其氏之鼠

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劔門銘并序

塗山銘并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武岡銘并序

井銘并序

舜禹之事

謗譽

咸宜

鞭賈

吏商

東海若

卷之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序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集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卷之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送崔羣序

送邠寧獨孤書記序

同吳武陵送杜留後序

送范明府詩序

送幸南容聯句詩序

送李判官序

送苑論詩序

送蕭鍊序

送班孝廉序

送獨孤申叔序

送豆盧膺南遊詩序

送趙大秀才序

卷之二十三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薛判官量移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送韋七下第求益友序

送辛生下第序略

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解罷選歸江淮詩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送澣序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陪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愚溪詩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序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序飲

序碁

卷之二十五

序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送韓豐羣公詩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送易師楊君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送賈山人南遊序 送方及師序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送元嵩師序

送琛上人南遊序

送文郁師引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卷之二十六

記

監祭使壁記

四門助教壁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蓋屋縣新食堂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興州江運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卷之二十七

記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法華寺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修淨土院記

永州鐵爐步志附

卷之二十九

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鉏潭記

鈞鉏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卷之三十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裴埶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與顧十郎書

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與呂恭書

答劉禹錫天論書

與劉禹錫論易書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

與友人論文書

卷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答崔饒州食石鐘乳書

答周君巢書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書 與楊誨之第二書

答沈起書 與王叅元書

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答韋中立書 答貢士元公瑾書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答蕭纂求為師書 報崔黯秀才書

答吳秀才書 答杜溫夫書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卷之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啓

謝西川武相公啓

謝襄陽李尚書啓

賀趙江陵宗儒啓

與邕州李中丞啓

謝李中丞啓

上湖南李中丞啓

上桂州李中丞啓

卷之三十六

啓

上權補闕温卷啓

上崔大卿啓

上裴晉公啓

上襄陽李涼公啓

上揚州李趙公啓

謝李趙公啓

上江陵趙相公啓

上嚴東川啓

上江陵嚴司空啓

上嶺南鄭相公啓

上李中丞啓

上桂州裴行立中丞啓

上河陽烏尚書啓

卷之三十七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二首

禮部賀冊尊號表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二首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賀踐祚表

禮部賀永貞改元表

禮部賀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表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為王京兆賀皇帝卽位禮畢表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表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禮畢表

賀皇太子牋

御史臺賀嘉禾表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禮部賀甘露表

禮部賀白龍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表

禮部賀白鵲表

禮部賀嘉瓜表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

為王京兆賀雨表五首

卷之三十八

表

代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柳州賀破東平表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為韋侍郎賀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表

為樊左丞讓官表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

為王戶部陳情表

代裴中丞謝討賊表

為崔中丞請朝覲表

代柳公綽謝上表

代李愬襄州謝上表 代節使謝遷鎮表

為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為劉同州謝上表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代韋永州謝上表 謝除柳州刺史表

柳州謝上表 代廣南節使舉人自代表

奏薦從事表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為揚湖南謝設表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謝賜時服表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卷之三十九

奏狀

為廣南鄭相公奏部內百姓產三男狀

為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為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代監察御史狀 為京兆府奏旱狀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進農書狀

代人進斃器狀 柳州舉人自代狀

上戶部狀 柳州上本府狀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賀誅淄青李師道狀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狀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為裴中丞乞討黃賊狀

爲桂州崔中丞乞朝覲狀
爲南承嗣乞兩河効用狀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人自代狀
爲長安耆壽乞復尊號狀
爲京畿父老乞復尊號狀

卷之四十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

祭穆質給事文

祭呂衡州温文

祭李中丞文

爲韋京兆作祭杜河中文

爲韋京兆作祭崔太常文

爲李京兆作祭楊郎中文

爲安南楊侍御作祭張都護文

祭萬年裴令文

祭呂敬叔文

祭崔君敏文

祭段弘古文

祭李中明文

哭張後餘辭

楊氏子承之哀辭

并序

卷之四十一

祭文

舜廟祈晴文

雷塘禱雨文

祭燾文

禡牙文

祭井文

祭門文

祭六伯母文

祭獨孤丈母文

祭從兄文

祭弟宗直文

祭姊夫崔簡文

又祭崔簡旅襯文

祭崔氏外甥文

祭崔氏外甥女文

祭外甥崔駢文

卷之四十二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寄澧州張使君八十韻

弘農公五十韻

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二十韻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

酬婁秀才病中見寄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贈江華長老

酬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界圍巖水簾

古東門行

寄韋珩

奉和楊尚書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

楊尚書寄柳筆因獻長韻

南省轉牒欲具注國圖令盡通風俗遺事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再至界圍巖遂宿巖下

詔追赴都廼寄零陵親故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汨羅遇風

朗州竇員外寄劉員外見促行走筆酬贈

至前驛却寄相送諸公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善謔驛和劉夢得酌淳于先生

詔赴都二月至灞上亭

李西川薦琴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奉酬楊侍郎送八叔拾遺戲贈南來諸賓二首

高山臨路孤松

與夢得分路

再上湘江

清水驛叢竹

長沙驛前南樓感昔與德公別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釣磯待徐容州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登岷山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答劉連州

嶺南江行

柳州峒氓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卽事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種柳戲題

柳州二月榕葉盡落偶題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別舍弟宗一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

衡江得韶州書并附當州黃茶率然成篇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韓漳州書報澈上人亡因寄二絕

酬家雞之贈

重贈二首

答前篇

答後篇

疊前

疊後

柳州城西種甘樹

聞澈上人亡寄楊侍郎

段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柳州寄京中親故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贈別

重別夢得

答

三贈劉員外

答

種木樨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卷之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三十韻 遊朝陽巖二十韻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登蒲洲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迥對香零山

南澗中題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島村

與崔策登西山 構法華寺西亭

夏夜苦熱登西樓 覺衰

遊南亭夜還七十韻 韋道安

哭連州凌負外司馬 日携謝山人至愚池

獨覺 首春逢耕者

溪居 夏祈雨後尋愚溪

入黃溪聞猿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郊居歲暮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雨後曉行獨至北池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零陵春望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

夏晝偶作 雨晴至江渡

江雪 冉溪

法華寺西亭夜飲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茆簷下始栽竹 種仙靈毗

種木 種白蘘荷

新植海石榴 戲題塔前芍藥

始見白髮題海石榴 植靈壽木

自衡陽移桂植零陵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

早梅 南中榮橘柚

紅蕉 巽公院五詠

梅雨 零陵早春

田家 行路難

聞籍田有感 跋烏詞

籠鷹詞 放鷓鴣詞

龜背戲 聞黃鸝

渾鴻臚宅聞歌効白紵

楊白花 漁翁

飲酒 讀書

感遇二首 詠史

詠三良 詠荆軻

掩役夫張進骸 省試觀慶雲圖

春懷故園

別集上

非國語上三十一篇

別集下

非國語下三十六篇

外集上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吾子

劉叟傳

河間傳

筆郭師墓誌

趙羣秀才墓誌

太府寺李卿外婦馬淑誌

外集下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大會議聽政表二首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賀赦表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答鄭員外賀啓

諸州賀啓

附錄

天論三篇

劉禹錫

唐書本傳

宋祁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為鄂州李夫人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祭柳侯文

曹輔

祭柳侯文

黃翰

祭柳侯文

許尹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禔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柳文目錄終

柳文卷之一

明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新會莫如士重校

唐雅

獻平淮夷雅表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綬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勳仲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

命官分士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
夷則江漢常武鏗錡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
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
自卽位以來平夏州夷劔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
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
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
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
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皇者其武于澱于淮旣
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囂甚毒于醒狂奔叫喚以干大

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後汝克錫汝斧鉞

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旣

禡莫駕旣類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

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疊尊是崇鼎臠

汝朱奴刀二反俎側吏載側吏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旣涉

于滄乃翼乃前執圖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

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旂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

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額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

于圃彼昏卒狂哀兇鞠頑鋒蝟斧螳赤子匍匐厥父是亢

下卽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旣獲敵

師若饑得餉音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

○載闢載板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旣安有
長如林曾是謹饒化爲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
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
○淮夷旣平震是淵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
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方城臨臨
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墨
切彼艱頑柔惠是馴○愬拜卽命于皇之訓旣礪旣攻以
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衝勇韜力日思于殛○寇昏
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太祖高驤長戟酋矛粲其綏章
右剪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旣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

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
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
于燠其寒于爾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峨是震是拔大
殲厥家狡虜旣糜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卽社行誅○乃諭
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云云旣清而瀾
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
旣虺例爾居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是吝皇德旣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
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
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
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饒歌鼓吹曲十二篇 并序

負罪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
視息無治時事恐懼小閒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伏
觀漢魏以來代有饒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為即時以
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
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
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唐饒歌鼓吹
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
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
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
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對默已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為生人義主以仁興

武為晉陽武第一

晉陽武奮義威揚之渝德焉歸氓畢屠綬者誰皇烈烈專
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許田圻流洪輝有其
二翼餘隋斯側略梟鷲連熊螭丑知枯以肉勅者羸后土
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

窮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狙獷服甲之橐弓弭矢箠皇旅
靖敵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疑與猛虔慄慄縻以尺

組噉以秩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
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
充爲戰武牢第三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掎角怒轂麤抗喬嶽翹萌芽傲
霜電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憚華戎廓封略
命之曹母豆切卑以斯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黃

第四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有鳥鷲立羽翼張鉤喙決
前鉅趯音傍怒飛饑嘯音不可當老雄死子復良巢歧
飲渭肆翱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招搖耀銜鬼神來
助夢嘉祥腦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爲奔鯨沛第五

奔鯨沛蕩海垠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授以
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蒙霧賦開海門地
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爲苞

栢牙葛牙第六

苞栢黜音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荆負南極以安曰音我舊
梁氏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神武用有
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為家慮則中音
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萬里宣唐風
蠻夷九譯咸來從凱還金奏象形容震赫萬國罔不龔

右苞栢二十八句

李執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為河右平第七
河右澶漫頑為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頽上聾下聰驚
不可迴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
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

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朝
為鐵山碎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
或傳音于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窮竟
窟宅斥余吾自蠻破膽邊氓蘇威武輝耀明鬼區利澤彌
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暮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

劉武周敗裴寂威有晉地太宗滅之為靖本邦第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守臣不任勤于

神聖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式和以敬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暮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爲吐谷渾第十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束力踰山徼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况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犒樂窮休嘉登高望還師竟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謹要遮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

李靖滅高昌爲高昌第十一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旣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爲徒龍旂翻海浪驛騎馳坤隅貫育搏嬰兒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我國都兵戍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

旣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爲東蠻第

十二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鵬騫駭羣龍轟然自天墜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

人累累來自東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
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睚眦萬狀垂咿盟
切九譯重廣輪撫四海浩浩知皇風歌詩鏡鼓間以壯我
元戎

右東轡二十二句

眎民詩

帝眎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
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眎乃降明德乃生明翼
明翼者何乃房乃杜惟房與杜實爲民路廼定天子廼開
萬國萬國旣分廼釋蠹民廼學與仕廼播與食廼器與用
廼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

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
其風旣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
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
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
敢泰止是獲泰已旣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
忒

貞符 并序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
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
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咄咄推古瑞物
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

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盛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闕闕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卽叩頭數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歟暗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具爲書急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古奪激字鬪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歐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

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徃徃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言貞哉惟茲德

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器昏好怪之徒乃始陳
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
譎闕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天度克懷于有
氓登能庸賢翟癘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
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
騶虞神鼎歐齊縱子勇史音勇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
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
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
下尤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
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
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

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疏爲冷風人
乃溲音聊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
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
于夷途焚圻抵擗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
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
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
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
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去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
鄉爲義廩歛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
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孳愷悌祇敬用底于治
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

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齊厥治孝
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
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
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
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雒大宋
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
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
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
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
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

畢屠澤燭于爨灑同沸炎以滌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
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糒刑
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
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
承天之嘏音假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
沿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
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
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
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柳文卷之二

古賦

佩韋賦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日月迭而化升兮滯遁初而在神雕大素而生華兮汨末流以喪真晞往躅而周章兮惜倚伏其無垠世旣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更而不揚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登高丘而垂目兮瞰中區之疆理橫萬里而極海兮頽風浩其四起恟驚惶

而躑躅兮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
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探先哲之奧謨兮攀
往列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嗟行行而
躑躅兮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修
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
然於伐國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蘭棘顏以
誚秦兮入降庶猶臣僕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萑蒲以屏匿
劇居衛拔刃於霸侯兮退躬切躬而畏服寬與猛其相
濟兮執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勗
陽宅身以執剛兮卒易帥而蒙辜羽復心以鑿音志戾兮首
身離而不懲雲岳岳而專強兮果黜志而乖圖咸觸屏以

拒訓兮肆殞越而就陵治計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
苟縱直而不羈兮乃變摧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
轅而失途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以允
塞兮抵暴梁而壞節家攜謙而溫美兮魯于公而喪哲義
師仁而惡狠兮遂潰騰而滅裂斯委儒以從邪兮悼上蔡
其何補徐偃柔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桑弘和而却武
兮渙宗覆而國舉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故曰
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
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
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韋之申
申佩于躬兮本止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

寡其過追古風兮

瓶賦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二字並壘音蒼音相追諂誘
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
頽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已雖自售人或
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
居井之眉鈞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寧除渴饑不甘
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
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
無思何必巧曲微覬一時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牛賦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踈厚牟然
而鳴黃鍾滿脰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脩直植乃禾黍
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饑功用
不有陷泥蹙塊常在草野人不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
肩尻苦刀切莫保或穿絨滕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
不如羸驢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稼藿菽
自與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蹄當道長鳴
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已何益命有
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崇賦 并序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

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喜而爲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

旁竊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要遮

風雷號號以爲橐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呀炖他昆堪輿爲

甌女鏃兮熱雲漢而成霞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

倒扶桑落棠膠轄而相义膏搖脣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

葩沃無瓶兮撲無簞金流玉鑠兮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

已而燠物愈騰沸而骹丘交齟喀牙吾懼夫灼爛灰滅之

爲禍往搜乎太玄之奧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

撓姑務清爲室而靜爲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

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

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爲勝

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愫盛氣而長嗟不亦遼

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條瑕履仁之實去

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冲虚以爲席駕

恬泊以爲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彼狙雌倏施而以崇

爲利者夫何爲邪

懲咎賦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兮固

前志之爲尤始予學而觀古今恠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

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旣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

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

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
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
真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
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
能嬰奉訐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
謂炯然而不惑患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
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
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
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
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
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

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
夜寤而晝駭兮類磨切九箇音切麤音切加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
汧湘流之云云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廻遭日霾暄
翳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宰蘇音切以淫雨兮聽噉
噉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
止兮逝莫屬余之形蒐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
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汨汨乎淪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
焚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
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
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
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

今長拘孿而輒軻曩余志之脩騫兮今何爲此戾也夫豈
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
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
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
死之已緩兮完形驅之旣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
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
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
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
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靜爲與

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鴛駘以爲騁
女虬蹶泥兮畏避鼃黽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
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
低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滢溢以
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
屈子之悵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
之藐艱列往則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岳而企踵
兮瞻故邦之殷麟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揚氛空廬
頽而不埋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
誰隣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暮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
兮猶希勇乎黜賁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沾音身

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
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
交極兮魏離絕乎中原壤汗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
戲鳧鶴乎中庭兮兼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
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孿慮吾生
之莫保兮秦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
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
徒盖乎曩愆

夢歸賦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
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

恣兮息情翳而愈微歛騰湧而上浮兮俄混濇之無依圓
方混而不形兮顛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
見夫水陸若有鉢音述余以往路兮馭儼儼以回復浮雲縱
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纏所爾纏以經耳兮類行舟
迅而不息洞然于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颺以
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滌反汨越筆兮進悒
悒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
定位兮采脚互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聊按行而自
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
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嶠嶠以崑立兮水汨汨以漂
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軾類曠黃之黥漠兮欲

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切假音兮心回互以壅塞
鐘鼓音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音蒙其復體兮孰
云桎梏之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
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
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恠兮寓
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音丘
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
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折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
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

迥兮若重墉之相褒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圻裂而
為壕欣下頽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漬厚
土兮蒸鬱勃其腥臊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沔與而為
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積林麓以為叢棘
兮虎豹咆囁代狴牢之吠嗥予胡并咎烏丸切以管視兮窮
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兇吾
為押兮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
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愈膏盲疾賦

景公夢疾膏盲音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伏身于堂
下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

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賈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
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
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堦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
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
脉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
爲讖果不得其所餐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短不
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爲之可觀醫乃
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
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盲之疾不救衰亡
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將崩非一木之
能止斯言足以喻天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然

忘寢廢食擗音標婢小感歎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綏之則
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善輔弼者殷辛
夏桀爲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
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盲之所羈絆余能理亡
國之利弊愈膏盲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
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
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備也疾生於火風彼膏盲之
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予今變禍爲福
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爲干櫓以信義爲
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
匪吳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雒鼎而自息誠天地之無親

曷言其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踟歛茫然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佐荒淫為聖主保天壽而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柳文卷之二終

柳文卷之三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麋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

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

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垂鑿。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

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

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允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

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已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已而易御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

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耻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則廉與耻義

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旣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

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爲至靈大者聖神其次
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
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
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
而無隱眈眈鑒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
明離爲天之用恒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
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
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夏也舉明
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
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
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

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
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克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
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
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
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
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
也克明而有常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
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闢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
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叅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

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繒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葺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裳舉五穀尙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

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關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

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音噴瘡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倣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

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

使愕愕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袤禩邪其有嚚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闕

斷刑論下

余旣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

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乎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搔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

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

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
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
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
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
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
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
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
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媵饋人之財危人之生
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

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
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
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辭其害物也小則
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
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
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
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
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
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
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旣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
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

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

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

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
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詭訥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
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
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
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
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柳文卷之三終

柳文卷之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音鞮鞮都黎切以昇趙

衰初危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

諸侯不宜謀及媒辭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

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

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

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

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

仲以興進豎刀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設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

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語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

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然自克
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
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
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
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
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
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其失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
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
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
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
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
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旣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
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
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
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
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
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
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去之戲以地以

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

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古僖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省音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

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即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

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

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齷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竒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賦作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鷓冠子

余讀賈誼鷓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鷓音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鷓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鷓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鷓冠子

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鷓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文卷之四終

柳文卷之五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音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

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藜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莫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乎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罇俎旌章絜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閔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感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

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
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饒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
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
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
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
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勸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
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
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
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
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旣嘉笙鏞旣成九年
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

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疑誓辟助教其
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
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
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
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
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類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
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俾于
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歸振薛公惟
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告日丁
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

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歆思報聖
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昫昫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
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絜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
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
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
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
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茲其多公斯考
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
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王道式
訛諸儒作詩思繼類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
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
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
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
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
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
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莫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
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
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羣
吏十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
門人猶有感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

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巖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墊屋令裝均虔承聖謨制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柱礎陶甃甃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旣興功玄

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扑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孝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襄斜音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瓊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童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旣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

盛無虞儲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
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崇禱零皆
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庫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
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
為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
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
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縈心勤禮導暢純
精邑吏齋夫飴齋背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
永世飛聲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雍去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
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
厲疾崇降則禱之威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
皇帝遇灾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
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闕棟
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謠欽
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亡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
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
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石立于

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
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鯨鱗庶毅肅給
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
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
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譽稱其理
爲甸服取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爲君之誠敬克合
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忘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
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
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

孝羸羨

延面

均節委積咸執牘筆至于祠下稽度

墟洛既

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迺杼迺載工逸事

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

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

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嚙瞽

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旣野死神亦不返食于

茲川古有常典馭被戾脚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

稽天刑有翼其躬有必其馨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媿內神位相許揆茲有初克碩

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旣醢椒馨爰糈胤于萬

年期保伊祜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

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流于
江旣夷以成崇宇峻墉繫嚴清閒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
御雍雍神旣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滑
滑湘水如舞將子無譴神聽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
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爲室女淵懿靖專雖小
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
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
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鼃魚鼃蛟浮死萬
數寒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

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
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
不游纖葛締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
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日耳鼻膏血交流三日
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旣出孝質已殂龜鼃鼃有蛟泊魚
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
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
漢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怕人
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
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石建銘當道過者

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

陽廟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
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
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
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龙眉之
都尉數竒見惜挫援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
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
暮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
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訂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

蝕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
狼睥尺甚式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

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
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
復按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
絕守䟽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音怡而不進賊徒乃棄
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懸
布之勁音籍城鑿穴之竒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音去甘
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
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
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

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
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憤無衣之
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
傳燹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
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
進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
時致祭男在繼祿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
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
志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
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取
敵立僅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

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剋敵之
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
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
駕賜緋魚袋歷施涪音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
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
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
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
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
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
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

西臨周鄭焚焚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
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
丑正 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
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噉指而歸力窮
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慝
城六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
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成育倬焉勲烈孰與齊躅天子
震悼陸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
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
無窮刊碑河嶺萬古英風

柳文卷之五終

柳文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

扶風公廡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
上詔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
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
幢蓋鍾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
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
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詩乖滯流
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揚墨黃老益
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

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音毒篤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

怒人畏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旣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

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音以爲僕役而媒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旣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

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廻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

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徃復窮
真宗子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
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
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問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
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
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
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塘惠為之戶以守
則固以居則安吾問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
大士其眾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

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北末若而也經數

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

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

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為得其

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

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

於楞伽北峰不越閩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

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

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

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其日葬于卓然師塔

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道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旣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

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爲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峰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旣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

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闇昏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反戾鬪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愚胡困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滴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

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龔密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替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嶽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

數遷莫徵旁行徒聽浮言空有互闢南北相殘誰其會之
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井絕異表正失惑貌味
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
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
之微旣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
嗚呼茲碑

柳文卷之六終

柳文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
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
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
乃没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
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
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
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
碩老稽首受教髮童毀齒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

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
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伴伐木輦土作佛塔
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
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
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
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
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
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祕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
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
惟終始罔缺不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
之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
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
學者五萬人爲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
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
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太師之言
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太師之稱道
要莫不悽欷欣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
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

食廣闕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來自大師
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
與以爲茲塔龍石峻整植木翁茂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
而未嘗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爲
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氣
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
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
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闕靈室兮記崇岡卽玄石兮
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
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
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
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執業於東
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
莅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愚以爲去
凡卽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
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
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
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
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卽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剝巖

齋殿舍宏，大廊廡脩，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顛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三十一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堂。嗚呼！無德而脩，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齋切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直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奠，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潛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摠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旣塗旣斲，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

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
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
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
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
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
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
州爲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
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泊侃以究戒律
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泊昱以通經教而興義以修由是二
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
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

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
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也奉杖屨爲
侍者數百剪髮髦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
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
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
是慧丕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
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微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
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窳

樞緝切

穴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

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又於世
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
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碑晉宋尚法故爲
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
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
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
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
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宙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
親執經受大義爲弟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大人編冠素
烏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
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

無染勤以爲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
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没年五十七既没二十七年其
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曾姓凡去儒爲釋
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
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
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覩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
士若石廩公瓚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
建功之始則震雷太風示其地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
其期斯爲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

| | | | |
|----|------------|---|--|
| 書名 | 韓柳文 | 紙 | |
| 冊數 | 2 版別 | 年 | |
| 議價 | 8000 議價章 | 月 | |
| 編號 | 字第 28745 號 | 日 | |

北京市圖書業同業公會印制

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貞公荊州
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受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
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今志益虔雷
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僊龔茲
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柳文卷之七終



30962

計12卷

